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老子仍是王

〔哥伦比亚〕戴维·桑切斯·胡利奥 著

王治权 译 尹承东 校

老子仍是王

【哥伦比亚】戴维·桑切斯·胡利奥 著
王治权 译 尹承东 校

60738

David Sanchez Juliao
PERO SIGO SIENDO EL REY

PLAZA & JANES
BOGOTA-COLOMBIA, 1983
本书根据哥伦比亚普拉萨·简出版公司
1983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插图：李 欣

老子仍是王

laozi reng shi wang

〔哥伦比亚〕戴维·桑切斯·胡利奥 著

王治权 译 尹承东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绥 化 印 刷 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0 8/16

字数 195,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00

统一书号：10360·28 定价：1.75 元



作者像



作者和译校者



作者全家像

致中国读者

一个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作家，在哥伦比亚——它位于南美洲，虽然资源异常丰富，却被贫困和不合理现象弄得一蹶不振——向光荣的中国人民致以亲切的兄弟般的问候，并把他的《老子仍是王》的译著奉献给中国读者们。

这部作品，试图在文学中抢救墨西哥民歌。墨西哥是地处美洲大陆的另一个国家，其音乐深为拉丁美洲所有的年轻国家喜闻乐见。

除了试图恢复我们在这个曾被历史无情地捉弄过的地区有感而发的音乐的本来面目外，作品还是我们的所作所为的一面镜子，也是唤起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行为有所觉悟以免现在继续沉沦的一种号召。其它一些国家的人民，早已把书中描述的那些无耻行径扫地出门了；书中描述的种种对人生、妇女和社会的态度，也已被他们彻底纠正。作为历史上的落伍者，我们拉丁美洲人民是高兴而又自豪地看待这些国家的人民的。

中国人民正是其中的一员，它的成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笔者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样也怀有深深的敬佩之情。现在，我的这部作品即将奉献于中国读者面前了。读者诸君可以在作品中发现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在这地角天涯，我们依然还在同地主的冷酷权势，同轻视妇女的习惯势

DP96/111

力、同人们的幼稚行为和对待生活的糊涂观念作斗争。

出版部门认为这部描述苦难和希望的作品有可取之处，这使我感到高兴；但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们发现了通篇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愿望；发现了作品在召唤人们思考，这就是说，用民众本身的语言道出同他们最为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就是这备受压迫、屈辱和操纵的拉美人民也必将同光荣的中国人民一样，克服其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彻底获得尊严，彻底恢复在历史上的地位。在这地处天涯海角的哥伦比亚，我谨再次向光荣的中国人民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最后，我要感谢两位译者，他们勤奋认真，力图把拉美人民的苦难和希望转达给中国人民，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戴维·桑切斯·胡利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波哥大

译者的话

《老子仍是王》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刚拿到原著跑马观花地一气终卷时我们的感觉是这样，时而“十日滩头坐”，时而“一日行九滩”地译完全书，回头斟酌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仍然是这样。关于小说本身，哥伦比亚文学评论家何塞·查拉尔卡博士在为中译本写的序言里已经言简意赅地作了评价。下面一些事实亦可旁证对作品誉以“轰动拉美文坛”的估价并非溢美之词：该书一九八三年甫一问世即荣获哥伦比亚“普拉萨·简”小说奖；以其改编的同名电视系列片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八日放映期间，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全国约四百五十万电视观众晚上十点钟准时端坐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收看，夫人小姐们不等宴会终席即告罪奔回家中赶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打开电视机的“花边新闻”亦见诸于报端；电台连续广播原著；原著在哥伦比亚一九八三年五大畅销书中名列前茅，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继续为畅销书，九月被选入哥伦比亚四百年来一百部名著作为文学丛书再版，在拉美和西班牙同时发行；一九八四年四月巴拿马已发行过原著单行本，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也在酝酿发行。拉美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于此可见一斑。

笔者不揣冒昧，愿将对这部小说的管窥蠡测的粗浅认识奉献读者诸君：

《老子仍是王》具有一定进步的社会意义。该书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作者通过对几对不同类型的青年的爱情悲剧的穿插描写，较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前后拉美带共性的社会现实，对“土皇帝”似的官僚政客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揭露和巧妙地抨击，对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金钱至上等腐朽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通过杜鹃花，作者表述了他那种崇高、浪漫而又严肃的爱情观：“当感情是用金钱买来的时候，永远不会相爱，也不可能相爱。因为感情是买来的，我们不可能相亲相爱，也不可能忠于对方。”生长在金钱万能、“乱爱”成风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能有这种见解，亦算难能可贵了。原作者曾耸然动容地对我们说过，时至今日他笔下的那些可悲、可怜或可憎的人物，仍然随处可见。书中的种种愚昧、无知的现象在整个拉美和整个世界存在着。他真诚地希望，小说中的悲剧能对那些不幸染上类似毒素的人略有触动。

《老子仍是王》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六十年代，一批才气纵横、锐意创新的拉美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异军突起，写出了不少构思精巧、寓意深刻、手法独特的好作品，使欧、美作家刮目相看。后者不无惊诧地把这一时期的拉美文学誉为“爆炸文学”。二十年来，拉美作家奋发创作的势头经久不衰。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接连问世，跻身世界文豪之列的拉美作家与日俱增。可以说，目前拉美文学仍然处在鼎盛时期。今日的拉美文坛，群英荟萃，佳作涌流。哥伦比亚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其巨著《百年孤独》荣获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几乎成了哥伦比亚和拉美文坛上的偶像。比这位文学大师年龄小得多、名气也是小得多的戴

维·桑切斯·胡利奥的这部长仅十几万字的作品，为什么能如此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呢？诚如查拉尔卡博士所说，作者拨动了读者的心弦。魅力源于何处？除了前面一鳞半爪地谈到的社会意义外，作品的艺术性具有独到之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从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出发，作者把经过认真提炼加工的大量素材加以巧妙地剪裁组合，从琳琅满目、趣味无穷的墨西哥民歌里披沙拣金地选出一些脍炙人口、含义深沉的牧歌和“马里亚奇”歌谣（当然，个别歌曲也不太健康，这和作者所处社会的时弊有关，我们有去其糟粕的责任）穿插其间，随着不祥之兆——主凶的红鸽子的飞来飞去，首尾呼应、不枝不蔓地展开跌宕起伏、突兀多变的情节。书中有开门见山的平铺直叙，但遣词造句不落窠臼，读来绝无俗不可耐的味道；有带魔幻现实主义成分的神话虚构，但虚得自然，读者不会觉得它扑朔迷离、荒诞不经；也有对世俗的揭露、鞭挞，但并不是枯燥干巴的道德说教，不会给人以肤浅空泛的感觉。作者不愧为拉美“唱片文学”和“磁带文学”（大体上相当于我国的广播小说）的首创者，全书写得酣畅淋漓，通篇词句铿锵，至富韵味，读来朗朗上口。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分寸拿捏得颇为适当。全书均是悲剧，有的可谓惊心动魄，但悲到一定程度，待读者内心强烈共鸣，眼泪欲夺眶而出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又使读者舒出一口长气，不至被悲苦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穿插的山歌民谣，确实多彩多姿：有的意境幽远，如深谷回响；有的粗犷豪放，似山巅劲风；有的凄婉悱恻，如泣如怨；有的缠绵亲切，似情话悄悄。

因为在我国首次介绍戴维·桑切斯·胡利奥的作品，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作者的简历：

达维·桑切斯·胡里奥一九四五年生于哥伦比亚的罗里卡镇。迄今已出版了《为什么你用独木舟把我送到医院去，爸爸？》（故事集）、《拉卡·曼达卡的故事》（见闻录）、《挪亚方舟》（神话故事）、《彬彬有礼的美男子、鸽子和猫》（长篇小说）、《在罗里卡镇没有预言家》（故事集）、《帕昌加舞、箭、诙谐的阿布拉汗和幻想家小彼得》（故事集），以及普拉萨·赫内斯以《达维·桑切斯·胡里奥：十年》为题出版的他的短篇小说集。他是拉丁美洲唱片和录音文学的开拓者，是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协调员、教授、人民教育家。他把自己的几部作品改编成了剧本，也曾为电影电视写过脚本。他数次在全国短篇小说和故事集竞赛中获奖。他是国内外不少著名出版物的撰稿人。他是哥伦比亚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并曾作为客座教授到中美、欧洲、美国和墨西哥的一些大学和研究中心讲学。在墨西哥他悉心研究了民间音乐，取得了巨大成果，这使他后来在瓜塔拉哈拉、奎尔纳瓦加和波哥大写出了他的获奖作品《老子仍是王》。关于这部小说，普拉萨·赫内斯出版社举办的第三届哥伦比亚小说竞赛的评选委员们这样说：“……它符合现代拉美叙事文学的潮流，因为它具有普遍的意义，精湛地把抒情诗和史诗结合起来，把众多事件恰到好处地熔为一体。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在文学领域里拯救了墨西哥民歌，这种动人的歌曲，流行于所有西班牙语国家。”

戴维·桑切斯·胡利奥对我国怀着友好的感情。他得知我们在翻译《老子仍是王》时，当即打来了电话，欣然邀请

我们去他家作客。我们一见面未及寒暄，他从制止我们称其为“博士”开始（在哥伦比亚，博士这个头衔在口语中是习惯尊称），便诚恳地说了一大段对伟大的中华民族表示崇敬的热情洋溢的话，并一再申明对中国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知之不多，今后要努力丰富关于中国的知识。他的夫人卡门是生于哥伦比亚“美女之城”——卡利市的一位品貌端庄的“航空小姐”，共进晚餐的时候，她频频劝我们品尝其婆母亲手制作的腊肠。桑切斯夫妇的儿子小戴维，年仅七岁，已懂不少诗文，略经邀请，即有板有眼地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故事。桑切斯谦和稳重，谈吐隽逸。三小时的晚餐中从文化体育、政治经济到宗教习俗，他都侃侃而谈，对有些问题颇有见地。他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夫妇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们本人却都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认识到，真正主宰他们人民的命运的是资本这个“上帝”，而人们理想中的上帝，不会帮助他们消灭剥削制度。只有人自己才能改变由人建立的社会制度。谈到近年的创作计划时，他说：《老子仍是王》是他拟创作的一部“三部曲”的第一部，随着红鸽子由北而南，第二部将以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地区为背景，描写下层社会的另一种类型的悲欢离合，作品亦将引用大量的山歌民谣。为了完成他手头的这部作品，他已购买了五百张唱片，做了四千首民歌的卡片。对自己的作品能被介绍到十亿多人口的中国，他感到非常高兴。他答应一旦第二部定稿，即将送厂付印的手稿副本送给我们。谈到写作风格时，他说他主要受“爆炸文学”代表作家鲁尔福（墨西哥）、巴尔加斯·略萨（秘鲁）、富恩特斯（墨西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他自称是

个手艺人式的职业作家，写作是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地写的。《老子仍是王》脱稿后，他曾请四、五个人看过，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增删和修改。

今年仅三十九岁的戴维·桑切斯·胡利奥，已经作为一颗新星在哥伦比亚文坛升起，我们祝愿他向人类贡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最后，顺便将序作者的简况一并奉告诸位读者：

何塞·查拉尔卡博士一九四一年生于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大学时主攻哲学和文学。曾任《二十世纪》文学杂志主编，在波哥大的几所大学担任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现在，他担任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出版部主任，是《口号》杂志的专栏书评作家。除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外，还发表过故事集《蚂蚁的颜色》（1973）、《讲故事的人》（1980，获卡尔达斯省七十五周年庆典公开征文二等奖）和杂文集《提问的技巧》。

这篇文章已拖得很长了，还想简单说一下关于翻译这部小说的情况。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关于拉美农村的习俗和土话广有涉及，有些词义是字典上查不到的。利用我们在哥伦比亚工作、学习的条件，我们曾向专家学者直至帮工佣人请教过不少问题，得到他们的热情指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的语言知识的不足。当然，即或如此，翻译中的谬误也是在所难免，敬希翻译界的前辈师长和同行们不吝赐教。原作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有时段落或章节之间的承上启下的铺陈一概省去，这样能加强作品的紧凑和凝炼感，但由于思维和语言上的差异，若仅仅机械对应地进行语言转换，译文的某些地方可能会云山雾罩，使读者摸不着头脑。因此，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参照翻译文学作品的典故的“与其直译加注，不如将典故的含义融入正文”的方法，把原来拟加的注脚搬到正文应有铺陈的地方去了，这样做也可能是画蛇添足了。我们认为这并不损伤忠实原作的精神，而且会使读者更容易看懂，使译文具备与原作大致相同的艺术效果。是欤？非欤？读者明鉴。

译者

1984年12月于波哥大

拉丁美洲人情感一瞥

——中译本序

何塞·查拉尔卡

戴维·桑切斯·胡利奥的这部小说，可以称之为爱情小说。因为《老子仍是王》写的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爱情故事，说得更确切点，是一连串风情月债。

作者以墨西哥的一个小镇——特松特利为背景，把纷繁复杂的事件巧妙地揉为一体，丝毫不落斧凿痕迹。小说各个故事中的爱情，不是浪漫派小说人物的神话般的爱情，而是普普通通的爱情，即平民百姓的爱情。这些平民百姓，属于镇上的各个阶层，带有明显的农民情调。

桑切斯·胡利奥用以展现这些故事的主线是民间诗歌，即歌谣。具体地说，即兰切拉调^①。这种兰切拉调，在拉美人民中流传甚广。

兰切拉调举世闻名。它象阿根廷的探戈曲一样，集中了由西班牙征服者和散居在从格兰德河到巴塔戈尼亚这片广袤大地上的土著居民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人民的感情的精华。

墨西哥民歌形式活泼，节奏鲜明，在拉美人民中广为流

① 在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流行的民歌的一种。

传，尤以科里多民谣、兰切拉调、华斯台卡调和瓦潘戈曲更为人民喜闻乐见。这些民歌民谣包蕴并体现了拉美被西班牙征服后所形成的人民的感情中最宝贵的成分。

拉丁美洲广大人民群众所活动的文化领域，显然几乎绝对是属于男性的。因此，标榜或纯粹反映大男子主义的言行颇受欢迎。

男子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主人。他们在社会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家庭社会经济的支柱支撑在他们肩膀上。所以，他们的意志带有许多罗马文明的古老“父系社会”的成分。他们的话就是法律。

男人这种向来所具有的观念和地位，也赋予了他们一种双重的道德，即婚前的性关系和婚外的性关系为人们所接受和宽容。而这在女人方面却是绝对不允许的。在爱情上，男子是征服者，女子是被征服的目标。一个男子征服的女子越多，表明他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越强，越为人所称颂。不过，这种征服的性质和价值是不同的。一部份只是为树立和巩固男子汉的声望服务，另一部份是基于某种骑士风度，旨在建立一种稳定的、永久的爱情关系，即结为夫妻。

男子是自由的，而女子则永远是一个俘虏。在结婚之前，她们这种俘虏的、缺乏自由的地位使得她们只有按照男子的要求绝对保持童贞和白璧无瑕方可免遭非议。结婚之后，由于女人依附于丈夫，处于他们的束缚之下，实际上是他们的奴隶，他们的仆人。几乎可以这么说，男人受的教育就是不忠诚，女人受的教育就是忠诚。

拉美诸国民众阶层的人，特别是在墨西哥、危地马拉、

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认为墨西哥这些民歌民谣，它的曲调虽简单但是深深扎根于人民智慧中的歌词，完美地道出了他们生活中的情感、痛苦和欢乐。同样，这些民歌民谣也提出了种种问题：荣誉、一厢情愿的爱情、贫困、阶级差别，因此很快即为人们所接受、喜爱、掌握和运用，将它们变成他们哲学的精华，丰富了他们的格言，从而能正视生活中每时每刻给他们提出的课题。

在杜鹃花和布隆科·雷依诺萨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由于贫困而未能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布隆科年轻、漂亮，但家境贫寒。他到美国去碰运气，以便高攀杜鹃花这个镇上的名门望族的后代。在他背井离乡期间，出现了阿丹·科罗纳这个人物。这是一个年老、奸诈，作为不可救药的赌棍而荣耀满身的家伙。他用金钱赢得了杜鹃花父母的欢心。父母丝毫不考虑女儿的感情，强迫她同这个赌棍结婚。结果姑娘用生命偿付了违心的背叛。布隆科在阿丹·科罗纳和杜鹃花举行婚礼那天杀死了他们，从而讨还了其被嘲弄的爱情债务。

马丁·埃斯特拉达·康特雷拉斯这种人对普通人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他没有文化，靠赌博发迹，赢得了地位。

他无须任何劳作，无须在任何桎梏之前低三下四即变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玛丽娅·德·拉·帕斯这个美貌女人的爱情，他同样是轻而易举地得到的。

马丁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堂堂男子汉。直到临死他都在捍卫其赌徒的荣誉。一天，镇上来了个叫赫苏斯·卡德纳的赌